

臺東的吐舌人像及其在 太平洋區的類緣

凌 純 聲

一、臺東吐舌人像發見的經過

民國四十五年的寒假中，著者與衛惠林教授、何廷瑞講師率領臺大人類學系學生赴卑南族的知本社實習，同行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所任先民先生則至魯凱族的大南社調查，我們道經臺東之時，在省立社會教育館（前臺東圖書館）發見一塊木板雕刻的吐舌人像，如圖版 VII，板高 92 cm.，寬 84 cm.，厚約 3 cm.，上列刻人頭三，下列三全人及一小孩。除小孩外，所有人頭和人像之舌皆外吐。上列中間一人頭像，眉長鼻小、無眼、張口露齒、舌大外伸。左右各一人頭刻像相同，眉眼鼻俱全、鼻特大、鼻孔上掀、口大齒露、舌亦外吐且為歧舌。下列中間為主要人像。頭似戴帽或纏頭巾，兩眉平直，耳、目、鼻俱全，張口露齒，舌外伸甚長。雙手抱一小孩，兩足稍斜立。小孩頭亦戴帽或巾，眉與鼻連，口閉故不吐舌，兩手向上。左右兩人像，高與中立者等，形狀大同小異，兩眉向外斜上，眼圓鼻大，鼻孔亦大，兩肩各有一圓形，兩足直立；其小異處，左像舌外伸向左斜，兩手在腹部位置左上右下，右像舌向右斜，兩手齊置在腹部。大小人之手均三指，足亦三趾是其特點。三人像之間，隔以兩柱，柱上花紋似為鱗形。

當時大家看了此一木刻都很驚奇，這伸舌人像和大人抱孩的雕刻，完全是與北美西北岸印第安人及新西蘭的毛里人 (Maori) 的作風相似，如這塊雕刻能確知其來源，出自臺灣本島，則對於我們研究太平洋及其沿岸民族文化接觸問題上是一無上至寶。但當我們向社教館查詢此一雕刻的出處時，館中一無紀錄，失望之餘，我就請任先生拓了一張拓片，到大南等社去詢問，多說不知，或未見過。我當時假設這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軍閥在海外掠奪的戰利品，因為在臺大人類學系藏有美拉尼西安羣

島的弓箭等標本，但又想到日本侵略勢力未能遠及新西蘭，如是戰利品應該不祇一件，又不可能送到臺東來收藏。所以這一疑問，一年來常在心中念念不釋。

去冬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偕同本所李亦園任先民等工作人員共五人又到了臺東。因為我正要寫臺灣排灣族的神主（或祖先柱）一文而搜集材料，在出發前有一位大麻里社山地學生李成正到南港本所來參觀，他說大麻里社祖柱甚多，他父親李世雄原來是頭目，家廟中就多祖柱。我們到了臺東的翌日，就請任先生和鄭格君先去太麻里調查，三十一日任先生回來告訴我，在李家祖廟中發現了伸舌人頭像，我聽了甚為驚喜，懷了一年的疑問，或有希望得到解答了！

今年元旦上午九時，我和任先生到了大麻里，會同留在該地的鄭格君，馬上開始工作，將三家頭目的家廟作一初步調查，二日又請楊瓊林君前去幫助鄭格君做拓片工作，做到天黑尙未完工，然為行程所限，三日必須去花蓮光復鄉馬太安社，工作未能告一段落，因此我在回臺北路線，仍繞道南路，十日中午偕李亦園楊瓊林兩君又到大麻里，做補充調查，工作雖做到深夜，因找不到適當的報告人，仍未能得一結果。本擬二月下旬第三次去大麻里至少做一星期工作，而行前忽舊病風溼復發未能成行，乃託任先民許世珍兩位同學代做補充調查，所得材料不少，並解決若干問題，其中最重要者，即社教館所藏吐舌人像雕板，據報告人 Avang-Vavorongan 言：出自大南村，曾流傳至金山鄉，光復後為社教館搜藏。此種傳說雖不十分確實，然其可靠性已大增加。

大麻里的調查本不在今年原定計劃之內，因路過順便而搜集祖柱，雖已去過三次，然多為時間所限，工作迄未能深入，本篇材料原擬暫不發表，但這一吐舌人像問題，實在太重要，而臺灣又有搜集排灣族彫刻的收藏家和專門研究的學者，所以還是先草此文，把問題提出，以供大家研究，拋磚引玉，冀能發見更多的新材料。

二、大麻里的吐舌人像

上述臺東社會教育館的吐舌人像雕板，已成為博物館中的收藏品，而又一無記錄可稽，雖李君有出自大南村之說，然究不能完全確知此件標本來源的時與地。大麻里的吐舌人像（圖版 VIII, IX:1,2）刻在家屋的楹楣上，尙是現用品，產地在大麻里已可確定，現在要考證此二吐舌人像大約刻於何時，因在口頭詢問已得不到可靠的資料，所

以祇得先述大麻里的簡史，藉以推定此一作品彫刻的大約年代。

大麻里現為臺東縣一鄉之名，原來的大麻里社改名大王村。但今之大王村轄區實包括昔日大麻里 (Chovoali) 與羅打結 (Rupaqat) 兩社，後者又名北大麻里，本文僅限於大麻里本社，北大麻里除外。大麻里社原來的部落組織有頭目三家，在前清時或曾分成三社：

(一) Arangiyan 家領有 Chivoali 和 Tsiangarang 兩地，後者或即前清鴨阿崙社，臺東州探訪冊載：

鴨阿崙社，社長月領銀三圓。在大麻里西南九里，男女一百六十五人。

(二) Mavariu 家，轄地 Qalapan，此一地名，可能即是前清的家條邦社，探訪冊載：

家條邦社，正社長月領銀四圓，副三圓；在大麻里西南五里，男女四百五十三人。

(三) Vavorongan 家，轄有 Lilevu 一地，此即清代的立里社，探訪冊亦載：

立里社，正社長月領銀四圓，副三圓；在大麻里西南五里，男女四百四十八人。

臺東州探訪冊輯於光緒二十年 (1894)，其時大麻里社的頭目，已三家分立，Mavariu 和 Vavorongan 兩家的勢力相若，社長均有正副二人，轄民多至四百五十人。而 Arangiyan 則已式微(註1)。

現再根據大麻里社土著自己口述的傳說和系譜，來研究他們的歷史。茲據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馬淵東一教授調查大麻里社的傳說(註2)，依土著 Qepur-Vavorongan 的報告：

大麻里社，昔日從 Panapanayan (Ruvoaqan) 山地的石頭出生本社的 Panapanayan (Su-qaro) 族及 Pangtsa (Mōqami) 族的祖先，竹子出生漢族 (Pairang) 的祖先。至於卑南社和大南社祖先的來歷則不明。漢族的祖先出生之後，不知往何處遷移。石頭出生的子孫，來到 Qadavayan 之後分支移出，最初遷到本社的人稱 Canavas，是直接由 Qadavayan 移來的，建 Arangiyan 家。這是從今十代以前 (包括報告人的一代) 的事。Canavas 之妹名 Valaivai 到知本

(註1) 胡傳，1894, pp. 20-21.

(註2) 移川子之藏，1935, Vol. 1, pp. 371-372.

社 (Su-qaro) 創立 Mavariu 頭目家。Canavas 最初在本社西南方相距十町，地名 Calacoqo 低山的山腰建立番社，開墾山腰傾斜地為田園，長草原野為狩獵場。後來漸將耕地擴展至平地，番社也隨着遷降至現在住地。在 Canavas 時代，Kalacaran, Vavikan, Qutsurin, Pacaval 諸番社尚未成立。他們排灣族的祖先，還在中央山脈西部的 Pa-uma-umaq 地方。到第三代 Paqarun 時，娶了 Kuraluts (古樓社) Arangiyan 家之女，名 Saulalui 為妻，才有百步蛇紋的陶壺和蜻蜓珠等輸入。最初開闢大麻里社的是 Panapanayan 族的系統，但後來從大麻里溪上流或南部諸番社 (即排灣族) 移來的人亦不少。

又據另一報告人，名 Canova-Arangiyan 者所述稍有不同，謂 Qadavayan 地方有姊妹，名 Ranao 和 Canavas 二人，Ranao 的丈夫是由大南社 Lavarius 家來的，名 Qumunai。Ranao 離開 Qadavayan 來到本社南方，Coalitsag (Sinapayan) 地方創立 Arangiyan 家。以上兩說證之以最近本所許世珍小姐所調查的系譜，大麻里的始遷祖亦為 Chianavas (即馬淵氏記音為 Canavas)(註1)，自創社至今已有十二代：

Arangiyan 家

第一代 Chianovas (f)=Qemunai (m)

第二代 Bunaliu (m)=x (f)

創 Arangiyan 家

第三代 Chioko (f)=x (m)

第四代 Qualim (f)=x (m)

第五代 Paqaluŋ (m)=Saulalui (f)

第六代 Kalimalao (m)=x (f)

(註1) 移川子之藏，1935, Vol. 2, p. 114.

第七代 Chioko (f)=Muranuᅇ (m)

第八代 Rumalasio (m)=Ligaᅇ (f)

第九代 Chianovak (m)=Rivau-Mavariu (f)

第十代 Galeyagai (f)=Ranba-Gilin (m)

第十一代 Chianovak (m)=Rivau (f)

第十二代 Galeyagai (f)=Takeo-Ruaruadsu

Mavariu 家

第七代 ᅇaᅇao (m)=Palaitai-Dziaruᅇaᅇ (f)

創立 Mavariu 家

第八代 Rivau (f)=Chianovak (m)

第九代 Tauyon (m)=Safilᅇaᅇ-Gagaduvaᅇ (f)

第十代 Chioka (f)=Ginao-Vavorongan (m)

第十一代 Valaivai (f)=Valanuvaᅇ (m)

第十二代 Masakadzu (m) 未婚

Vavorongan 家

第九代 Avañ-Vavorongan (m)=Moasiku (f)

創立 Vavorongan 家

第十代 Chimamawan (f)=Saigo (m)

第十一代 Avañ (m) 李世雄=Moamoai (f)

第十二代 Kiq (m) 李成義，未婚

按上列系譜大麻里頭目三家係同出一源，最初僅 Arangiyan 一家，至第八代 Mavariu 家分出，Vavorongan 家至第九代再分出，至第十二代祇有四世，如以二十五年爲一世計，迄今僅百年耳。

每家頭目創立新社，必另建一祖廟，日人稱之謂靈屋（其中包括神靈與祖靈）。據任先民先生調查三家祖廟的歷史謂：

三家未分之前，原是共一祖廟，在深山之中，地名 Shilabayan，後來遷到現在大麻里的水源地附近，地名 Kanabond 建立祖廟，房屋很大。後來 Mavariu 分出自建祖廟，地點仍在 Kanabond. Arangiyan 家在地名 Lilequon，即現今 Vavorongan 家祖廟地，到日據明治三十八年(1905)，Arangiyan 家亦分出而新建祖廟，地點是在 Tavolie，即今廟址所在之地，而原來舊廟則作爲 Vavorongan 家的祖廟。

照系譜 Vavorongan 家分出最遲，而家廟的歷史照上述則最久，因 Mavariu 和 Arangiyan 的家廟多是分出新建，而 Vavorongan 家則承傳古來的家廟，故其中保存的人像彫刻較多亦較古。

現略述 Vavorongan 家的祖廟，圖版 X:1 爲廟之全貌，門外有獨石 Saulalai 左右各一座。屋之內部如圖版 X:2所示：門之兩旁，左右各有一人像，門楣上刻獅子一對，進門有楹柱二，左右刻男女人像各一，楹楣上中刻人頭像一不吐舌，左右

盤蛇各一條，再外吐舌人頭像各一，最外兩端各刻一野猪。中柱上刻着衣履，戴羽冠祖像一，後柱上部刻一人頭，下面再刻一男性裸體人像。對於廟之詳細敘述，擬另在記大麻里社祖廟一文中發表，茲祇述吐舌人頭像二：

(一) 左面人頭像 頭高連舌 16 cm.，面寬連兩耳 14 cm.，頭上似有兩角，或貓耳形，兩眉細而外梢上斜，兩眼有眼珠，鼻潤耳大，舌吐出下垂長 5 cm.。

(二) 右面人頭像 頭高連舌 16 cm.，面寬連耳 13 cm.，眉與眼外稍均上斜，眉較潤，眼無珠，鼻潤，耳小，口大，舌外吐下垂長至 5 cm.。

此二吐舌人像，據土著羅義雄參議員說是代表他們的祖先，刻於何時，則已不能確言。上面我們根據方志的記載與土著口述的傳說和系譜，而得確定 Vavorongan 家創社已近百年，且其家廟在三家之中為最古，楹楣上所刻吐舌人像，決非近代作品，更非外來之物，可以斷言。由於大麻里吐舌人像，能確定其彫刻的源地和年代，以此推定臺東社教館吐舌人像彫板源於大南村之說，更屬可信。

三、吐舌人像在太平洋及美洲的類緣

臺灣發見吐舌人像，對於亞洲、太平洋和美洲文化的接觸問題，又增多一個文化特徵。在太平洋中的新西蘭島上毛里人 (Maori) 的雕刻房屋，屋外簷楣、外柱、門窗之楣、及屋內庭柱或壁柱(註1)，甚至倉房之上(註2)都刻有伸舌人像。試舉數例說明之。

第一例圖版 XI:1 所示雕屋，在新西蘭北島，Waikato 區，Te Awamutu 地方，Otawhao 部落酋長名 Puatia 者，征服 Maketu 地方後，建此屋以紀念其陣亡及尚存的戰友，時約在 1830 年。據 Angas 氏(註3)說：

在大門口走廊外柱上，兩旁左右各有一伸舌人像，一是代表 Tauranga 部落酋長名 Hikareia，他在 Te Tumu 地方殺死三百敵人而陣亡；另一為 Puatia 之友，亦一酋長戰死在 Tauranga 地方。走廊中柱最下的人像名 Taipari，為

(註1) Phillipps, 1946, 1955 二書。

(註2) Phillipps, 1952 一書。

(註3) Angas, 1847, Pl. 25; Phillipps, 1955, pp. 234-235.

Tauranga 部落酋長之一，現已信奉基督教，他是征服 Maketu 主要戰士之一。中柱中上段刻兩人面像都是戰士，上面一個名 Tara，死在 Taranaki 地方。在簷楣三角形頂刻的人頭像為 Puke，戰死於 Rotorua；立在柱之頂端人像名 Whakatau，在 Maketu 陣亡。又走廊椽下木板所刻人像，嘴啣烟斗者名 Pokana，為 Matamata 部落現任酋長，有功於 Maketu 之戰。屋外樹立之人像柱都為參與戰役而著有功勞者。此著名的紀念堂在 Puritia 生前與死後，都視為禁地（聖地）。

第二例圖版 XI:2 是一家屋，Angas 氏說：

屋之形式與毛里人普通所建築的山形牆屋不同，門開在屋之正面，而門廊亦較簡小，這是屬於早期居屋的形式(註1)。

此屋之形式，門的位置，門前的雕刻可與上述 Vavorongan 家祖廟作一比較。

第三例圖版 XII:1 是新西蘭殖民百年的紀念堂名 Waitangi house, Waitangi 在北地區 (Northland area) 的島灣 (Bay of Island)。這是近代的建築，於 1934 年奠基，建至 1949 年，新西蘭政府與毛里人訂約百年紀念日始開放，其中雕刻人像集毛里人各地作風之大成，本圖為該屋之窗框，人頭或面形的雕刻，可與大麻里社，Vavorongan 家楹楣伸舌人面作比較的研究(註2)。

第四例圖版 XII:2 是墓上的紀念碑亭或為享堂，據 Angas 氏說：

毛里人若干最精的藝術作品，現在沿近 Waipa 河，離 Otawhao 四英里的 Raroera 廢村遺址上可以見到。本圖為此村大酋長 Te Wherowhero 在他愛女墓建的靈屋(註3)。

此一例之木雕板，其形式頗似臺東社會教育館之標本。故特引錄作一比較。

至於在南北美洲，尤其北美西北太平洋岸的印第安人，亦有伸舌的人像或神像。如圖版 XIII:1 為兩圖騰柱，左為新西蘭的，右為北美西北海岸的，二者柱頂人像

(註1) Phillipps, 1955, p. 220, see also frontispiece.

(註2) Phillipps, 1955, p. 264.

(註3) Angas, 1847, Pl. 38; Phillipps, 1955, p. 222.

均吐舌(註1)。又圖版 XIII:2 爲英屬哥倫比亞，Haida 印第安人的屋柱，上刻有伸舌人像(註2)，在他們面具上亦有伸舌的雕刻(圖版 XIII:3)(註3)。至在中南美洲，著者手頭材料甚少，現亦找到一例，墨西哥的地神(圖版 XIII:4)亦是吐舌的(註4)。北美西北岸的圖騰柱亦係祖宗柱或在屋柱上，所刻人像多吐舌，是與大麻里社祖廟內所刻吐舌祖像亦很類似。

四、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吐舌像

我們在臺灣發見這一吐舌人像的文化特質，向四方而找其類緣，東向在新西蘭島最多，北美西北洋岸，中美墨西哥亦有發見。現再向西和向南去找，所得材料雖不多，然亦都能找到，茲再分述之。

西向中國大陸，在湖南長沙的楚墓，遠在三十餘年前，就出土有帛畫、木刻、石彫三種伸舌的人像或神像。帛畫上的吐舌人像有二：其一如圖版 XIX:1 所示，據饒宗頤氏說：

又圖中此人口中吐長舌，彷彿銜蛇，前後橫穿，長幾及兩耳，疑其正如山海經所說，不止一面(註5)。

但著者之意，圖中似尙有一人像或神像側形，頭戴羽冠，仰首吐舌，如圖版 XIX:2 所示。長沙出土的木彫人像不少，而吐舌的人像或神像，著者所知亦有二：其一如圖版 XIX:3，(a) 爲原物，(b) 爲復原，口吐長舌，頭帶鹿角。臺灣木彫人像頭戴角帽甚多，如上文所記 Vavorongan 家門左人像，即戴角帽，木偶而帶長角帽者亦不少。此外楚墓出土的木雕吐舌人像，據饒宗頤氏說：

以前蔡季襄藏有二器，一爲人首蛇身，頭戴鹿角，舌伸口外；其一作勾狀龍形，首亦戴角。蔡氏有文考之，謂爲社神。

著者惜未能讀到蔡氏原文，現不能作詳細的研究。但就長沙出土的帛畫所繪和木雕的

(註1) Heyerdhal, 1952: Pl. XV.

(註2) Wingert, 1949, p. 143; Pl. 68.

(註3) Inverarity, 1950, Pl. 66.

(註4) Schuster, 1951, p. 15, fig. 43.

(註5) 饒宗頤, 1954, p. 79.

吐舌人像多伸出長舌，蔡氏又記‘人首蛇身’和‘勾狀龍形’的吐舌人像，在此我們應提出新西蘭的 Bay of Plenty 區傳說海洋神 (Ocean gods) 名叫 Marakihau (圖版 XIV:4,5)，口吐長舌，蛇身或勾狀龍形的木雕神像，來作一比較。據 Elsdon Best 云：在毛里人的故事裏說，他們的祖先，有的死後是變成海洋神(Marakihau)的(註1)。

至於石雕人像 (圖版 XV:1) 亦出土於長沙楚墓，石像僅有頭部，眼大鼻潤，張口露齒，舌吐口外。此一石雕人像，亦未見到實物，雖不能作精細的觀察，然僅在吐舌一特質，在太平洋民族文化史上的科學價值甚高，如找其類緣在新西蘭島，我們暫可舉出四例，圖版 XV:3 的 (a) 和 (b)，是毛里人的沉網石，上部雕的人頭，代表祖先，頭下有一穿繩孔，如 (b) 為一部落相傳之寶，石名 Marutuahu，係 Tamaki 和 Hauraki 兩部落祖先，Tainué 船長名 Hotunui 的兒子之名。所以此種沉網石另有歷史的和祭儀的重要性，故雕刻甚為精緻。圖版 XV:2 的 (a) 與 (b) 為農神，耕田與種穀時帶至田中(註2)。楚墓所出的吐舌石像，如能明瞭出土的情形，由此比較的研究，或可推知其為祖像或神像。中國長江流域，尤其在江域的中游，於遠古時原為 Malayo-polynesian 或 Austronesian 民族的居地(註3)，在此發現與臺灣及新西蘭同一文化特質，由民族文化史上看來，並無新奇之處，將來在華中和華南考古上必能有更多的發現，著者深信而敢作此預言。

南向而至 Indonesia，在婆羅洲的 Dayak 人，亦有木雕的吐舌人像，如圖版 XVI:1 所示(註4)。蘇門答臘稍南的 Nias 島人，人死請一特殊的雕刻師來為死者雕一木像亦是吐舌的(圖版 XVI:2)(註5)。在巴里島(Bali)有繪凶眼長舌之神，以擋百邪(註6)。

再西則有印度神話中，以長舌為神力之表現(註7)。佛經言廣長舌者甚多，如法華經神力品云：

現大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世。

(註1) Phillipps, 1956b, pp. 13-14.

(註2) Archey, 1949, pp. 16, 22; figs. 38, 39, 63, 64

(註3) 凌純聲, 1952, 1956。

(註4) Schuster, 1951, p. 22, fig. 50.

(註5) Weeren-Grienk, 1950, p. 11.

(註6) Powell, 1921, p. 94.

(註7) 俞正燮, vol. 4, pp. 101-103.

佛說梵摩喻經云：

佛出廣長舌，以自覆面，左右舐耳，縮舌入口，五色光繞身三匝，沒於頂上。

佛本行集經向菩提樹品云：

夜叉舌，廣大下垂。

又婆羅門神話大自在天 Shiva 之妻 Pavati 像，亦作吐舌相(註1)。此印度神話中的吐舌，是否與太平洋區的吐舌文化特質有關，目下未作深入研究，不敢有所推論。

五、吐舌人像與其他有關的問題

上面兩節根據臺東社教館的雕板和大麻里社楹楣上所刻人像，僅以其伸舌一文化特質，作了比較研究，此外在此兩件木刻圖形本身上或由其相關上可發生聯帶的若干問題，現在提出六個於下。

1. 歧舌 在社教館雕板上所刻三個人面像，左右兩個均為歧舌，在新西蘭的木刻人像歧舌的很不少，圖版 XVI:3 是 Whakarewarewa 地方 Model 村的倉房，倉沿下板上刻有五個人頭，多是吐歧舌的(註2)。在房柱上亦常雕歧舌人像(圖 XVI:4)(註3)。中國古來即有歧舌的傳說，張澍的歧舌說云(註4)：

呂氏春秋功名篇云：反舌，殊俗之國。高誘注：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其語與中國語反，淮南子墜形訓云：東南有反舌。高誘注：語不可知而自相曉，海內南經有歧舌國。藝文類聚引作反舌國，其人反舌。辛覽云：其人四舌而三腫，通考謂之三重國。拾遺記云：因霄之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脊。金筑，苗狎之巢穴，余代庖之日，苗有訴牒者，令伸舌視之，宛如王子年所說。蓋舌主心，苗火旺，於己巳為蛇，故蛇歧舌，南方歧舌之民，其亦火旺之象也。

2. 三指 社教館雕板上下列三個大人及一小孩，手指與足趾均雕成三個，在新西蘭較古的彫刻人像，亦三指為多，如圖版 XVII:1, 2 所示。且在 Auckland 北

(註1) 饒宗頤，1954, p. 79.

(註2) Phillipps, 1952, p. 157, fig. 90.

(註3) Archey, 1955, p. 5, fig. 2.

(註4) 張澍，v. 5, p. 52.

部的古墓中，曾發見一人像，手有三骨指，足有似水鳥的三蹠趾。毛里人對此三指並有多種傳說，有一傳說云：人像的三指，並不是殘形，是代表人類為爬蟲祖先的子孫(註1)。在中國古文字中的手字，亦為三指。

3. 聯點 所謂聯點 Joint-Marks，即雕刻或繪畫的人體上在對稱的部位，有相同的圓點或其他記號，如圖版 XVII:4 為 新西蘭 Nqati-Porou 部落的人像，肩與膝上有眼形的對稱點，此一文化特質，Schuster 氏曾著論文，可能認為這是東亞、大洋洲、美洲文化接觸的指標 (Index)(註2)。在社教館雕刻木板下列兩旁站立人像的肩上，都有對稱的圓形，對於 Schuster 氏的研究，可以增加新的資料。

4. 抱孩 社教館板下列中立的主要人像，兩手抱一小孩，這一種文化特質的類緣，在北美西北海岸及新西蘭島都可找到，如圖版 XVII:3 所示(註3)。

5. 巴圖 新西蘭的伸舌人像雕刻，及社會上較有地位的人物如酋長等常常手持一種棍棒形的短兵或禮器，土名巴圖 (patu)，如圖版 XVII:1 所示屋簷外柱上刻的人像和左旁站立的酋長，右手均持有此物。在臺灣雖無此種雕刻手持巴圖人像，然在西部出土許多石製巴圖(註4)，大小均有(圖版 XVII:2)，製作精美，大者或可當兵器，其小者長 15 cm.，僅為地位或權力的標幟。此一巴圖文化可以旁證其與伸舌文化的關係。

6. 雕房 本文所記的 Vavorongan 家的祖廟，魯凱族大南社和卑南族射馬干社的集會所(註5)，阿美族太巴壠社的祖宗堂(註6)，西部排灣族大小頭目的家屋和屋內的穀倉，門楣和楹柱上多有雕刻，所刻以人像為主，而人像又以代表祖先最多。此又與新西蘭毛里人的雕刻房屋 (Carved houses) 亦甚相似。

最後著者要聲明的，本篇實是一記述兩件標本之文，主要工作就是就兩塊雕板上所刻吐舌、歧舌、三指、聯點、抱孩等文化特質，略作比較研究而已。至於臺灣排灣族雕刻藝術之研究，在作者另文臺灣的祖先柱 (Ancestral pole) 和任先民先生西部排灣族之雕刻房屋二文中詳論之。

(註1) Phillipps, 1955b, pp. 16-18, fig. 22.

(註2) Schuster, 1951, p. 26, fig. 59.

(註3) Heyerdahl, 1952, Pl. 14.

(註4) 凌純聲, 1956, p. 7, Pl. I-III.

(註5) 任先民, 1956, pp. 142-144. Pl. 30, 31.

(註6) Chen, and Coe, 1954, pp. 249-262.

參 考 書 目

一、中日文書

任先民1956: 魯凱族大南社的會所,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一期, 民國四十五年, 臺北。俞正燮清: 舌長說, 癸巳存稿卷四, 國學基本叢書本, pp. 101-103, 臺北。胡傳1894: 臺東州探訪修志冊, 光緒二十年; 寶桑叢書本, 民國四十一年, 臺北。凌純聲1952: 中國與東南亞的崖葬文化,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二十三本, 臺北。1956: 中國臺灣與東南亞的巴圖石七兵器及其在太平洋與美洲的分佈, 考古人類學刊, 第七期, 臺北。張澍清: 續黔書, 叢書集成本, 上海。移川子之藏1935: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 昭和十年, 臺北。鹿野忠雄1952: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 宋文薰譯本, 民國四十四年, 臺北。

二、西文書

ARCHEY, G.

1949: South Sea Folk, Auckland Museum Handbook of Oceanic Ethnology.

1955: An Outline of Maori Art, Auckland Museum Handbook.

ANGAS, G. F.

1847: The New Zealanders.

Bureau of Aboriginal Affairs,

1911: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 Taipei.

CHEN, CHI-LU and COE, MICHAEL D.

1954: An Investigation of Ami Relig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Taiwan Museum, Vol. VII, Nos. 3-4 Taipei.

HEYERDAHL, T.

1952: American Indians in the Pacific, Stockholm.

INVERARITY, R. B.

1950: Art of the Northwest Coast Indians, Berkeley.

PHILLIPPS, W. J.

1946: Carved Houses of Te Arawa, Wellington.

1952: Maori Houses and Food Stores, Wellington.

1955a: Carved Maori Houses of Western and Northern Area of New Zealand, Wellington.

1955b: Maori Carving Illustrated, Wellington.

POWELL, H.

1921: The Last Paradise, New York

SCHUSTER, C.

1951: Joint-marks, Amsterdam.

WEEREN-GRIEK, H. V.

1950: Indonesian Art, Amsterdam.

WINGERT, P. S.

1949: American Indian Sculpture, New York.

**HUMAN FIGURES WITH PROTRUDING
TONGUE FOUND IN THE T'AITUNG PREFECTURE,
FORMOSA, AND THEIR AFFINITIES FOUND IN OTHER
PACIFIC AREAS**

(SUMMARY)

LING SHUN-SHENG

The present article has been written to describe the carved human figures with protruding tongue recently discovered at T'aitung Hsien, the southeastern prefecture of Formosa, and to trace their affinities in other Pacific areas.

On my way to the Suqaro village of the Puyuma tribe in the Spring of 1956 to undertake an ethnological survey, I had an opportunity glance through the ethnological collections kept in the Provincial Library of T'aitung, and my attention was keenly attracted by a carved board described in this article, which measures 92 cm., in length and 84 cm., in width. On the upper one-fourth of this board there are three human-head figures carved in relief, and on the lower remaining part there are three full-length human figures. The latter three are separated by a post, and the central one is holding a child. All of these figures, except that of the child, have a tongue protruding from the mouth. These remarkable features put me in mind of those which appear on the house posts and totem poles of the Maori of New Zealand and the Indians of the northwestern coast of North America. Since there are no records about this carved board kept in the Library, and no information about its origin could be obtained from the neighbouring village at that time, I did not venture to suppose that this was one of the cultural traits which indicates the cultural contact between East Asia, Pacific and America.

In the close of the year, another ethnological field work was carried out by the investigation party of our Institute in the same prefectur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is kind of carved figures was made by one of the members Mr. Jen Shen-min, in the ceremonial house of the Vavorongan (the chief of the Chiovoali village of the Paiwan) family. They were two carved human figures with protruding tongues found on a lintel over two house posts. The figures are 16 cm., in height and 14 cm., (left one) and 13 cm. (right one) in

width respectively. On Mr. Jen's advice I went to the village and examined them on the 1st of January of the following year, and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a)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legend and genealogy of the Vavorongan family, the ceremonial house in which the carved figures were found was built nearly a hundred years ago.

b) The human heads with protruding tongues carved on the lintel are believed by the family to be their ancestral figures.

c) According to Avang Vavorongan, the present head of the family, the carved board kept in the T'aitung Library originated from the Taromak village of this tribe.

The above informations explain that the T'aitung carved board and the Chiovaoli carved lintel are both the productions of the Paiwan itself.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wood carvings are frequently found in the Pacific area, and may be regarded as the cultural traits of the Pacific Cultural Region; they are listed as follo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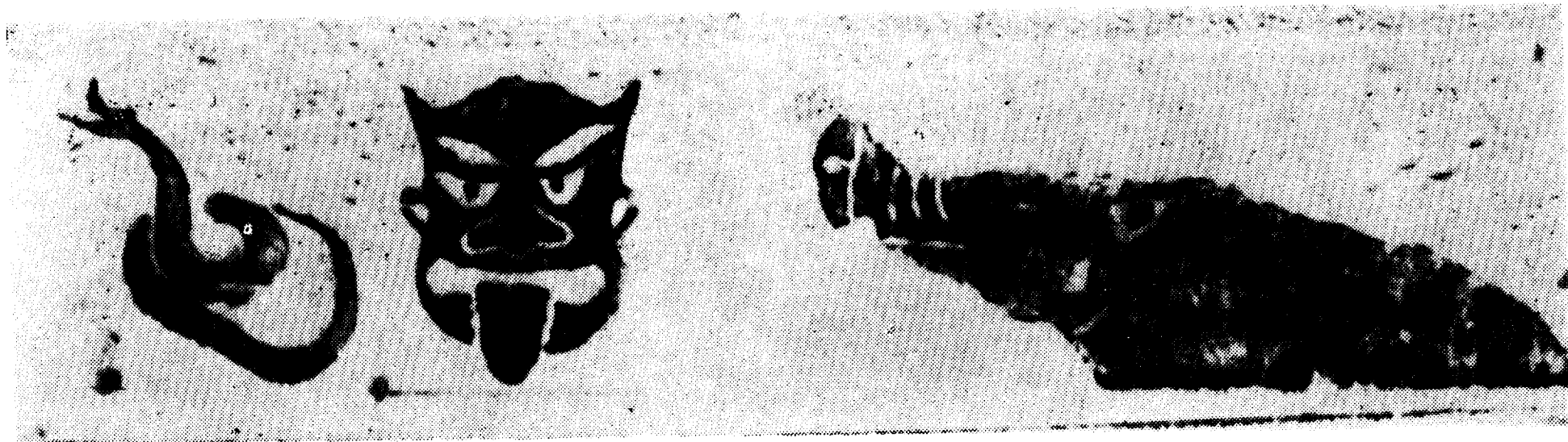
I) The Protruding Tongue: The most important trait is the protruding tongue presented on human figures. It is a feature of great note among the Maori carved human figures (*see* Pl. VII-X). This feature also appears frequently on the carved figures of the western coast of North America. Wooden carved columns or totem poles from the northwest coast of the region as shown in Pl. XIII:1 and a house post and face mask from Haida Indians of British Columbia in Pl. XIII:2 exhibit this feature. In South America however, only one example with a protruding tongue has been noted, which is the Mexican earth goddess (Pl. XIII:4).

The figures drawn on the silks (Pl. XIII:1,2) and the wooden statues (Pl. XIX:3) unearthed some thirty years ago from the old tombs of the Kingdom of Ch'u at Ch'angsha have also protruding tongues. Their features closely resemble those of the Ocean Gods known as marakihau (Pl. XIX:4,5) of the Bay of Plenty district of New Zealand which have a long tubular tongue termed ngongo.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a carved stone human head (Pl. XV:1) found in the tomb is to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agricultural gods (Pl. XV:2ab) and the ancestral figures carved on stone net-sinkers (Pl. XV:3) of New Zealand. In the Indonesian region, this feature is found on the ancestral figures of the Dayaks (Pl. XVI:1) and on those of the natives of the Nias Island (Pl. XVI:2).



臺東社會教育館藏木雕吐舌人像(拓片)

Rubbing of the wooden carved board in the Provincial
Library of T'aitung, Taiwan.



1. 大麻里社 Vavorongan 家之雕楣(左側)



2. 大麻里社 Vavorongan 家之雕楣(右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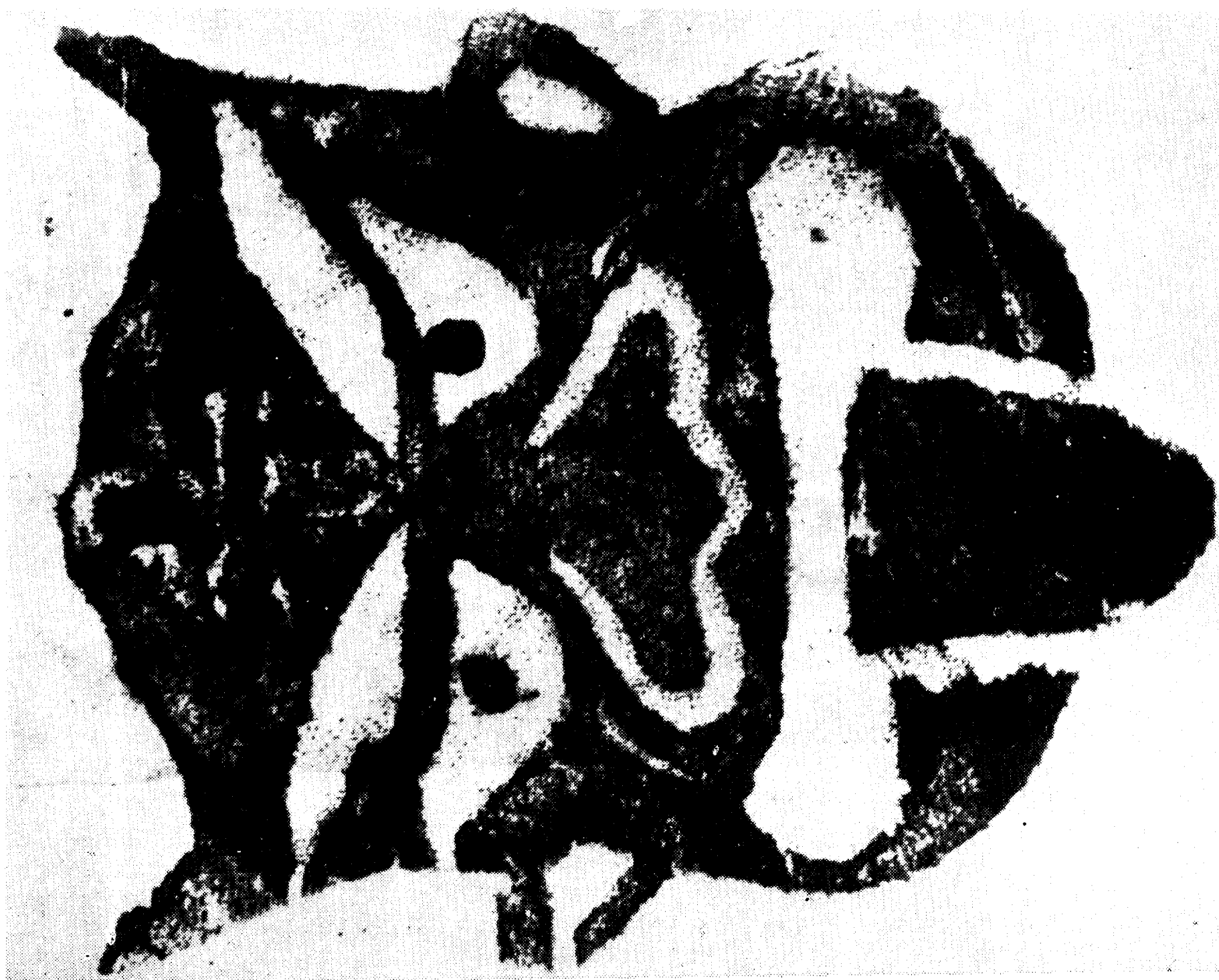
Rubbings of the carved lintel found in the ceremonial house of the Vavorongan family, the Chiovoali village, the Paiwan tribe Taiwan. (1) Left half; (2) Right hal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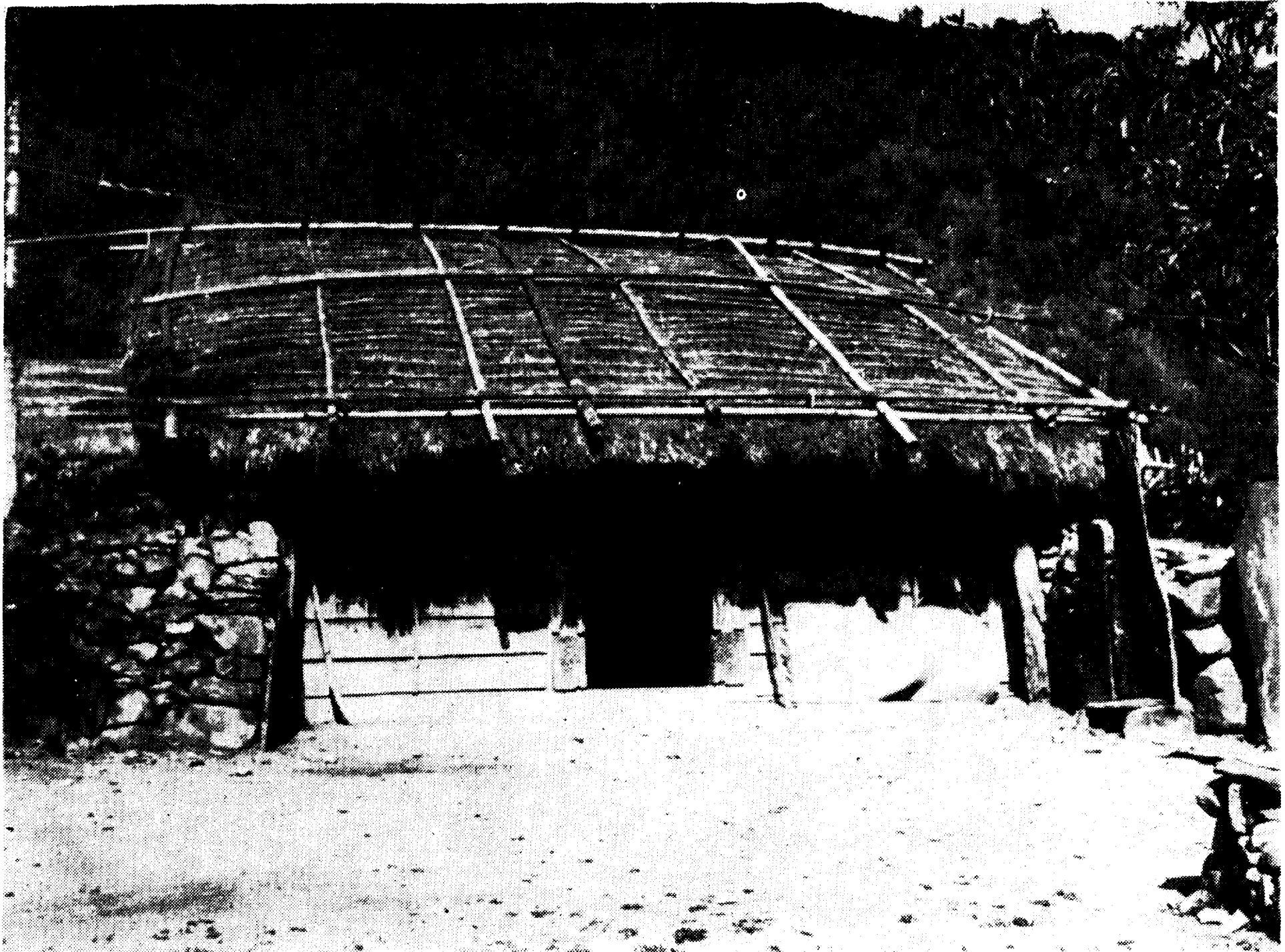
2

大麻里社 Vavorongan 家吐舌人像 (拓片)

Rubbings of the protruding tongue figures carved on the Chiovoali lint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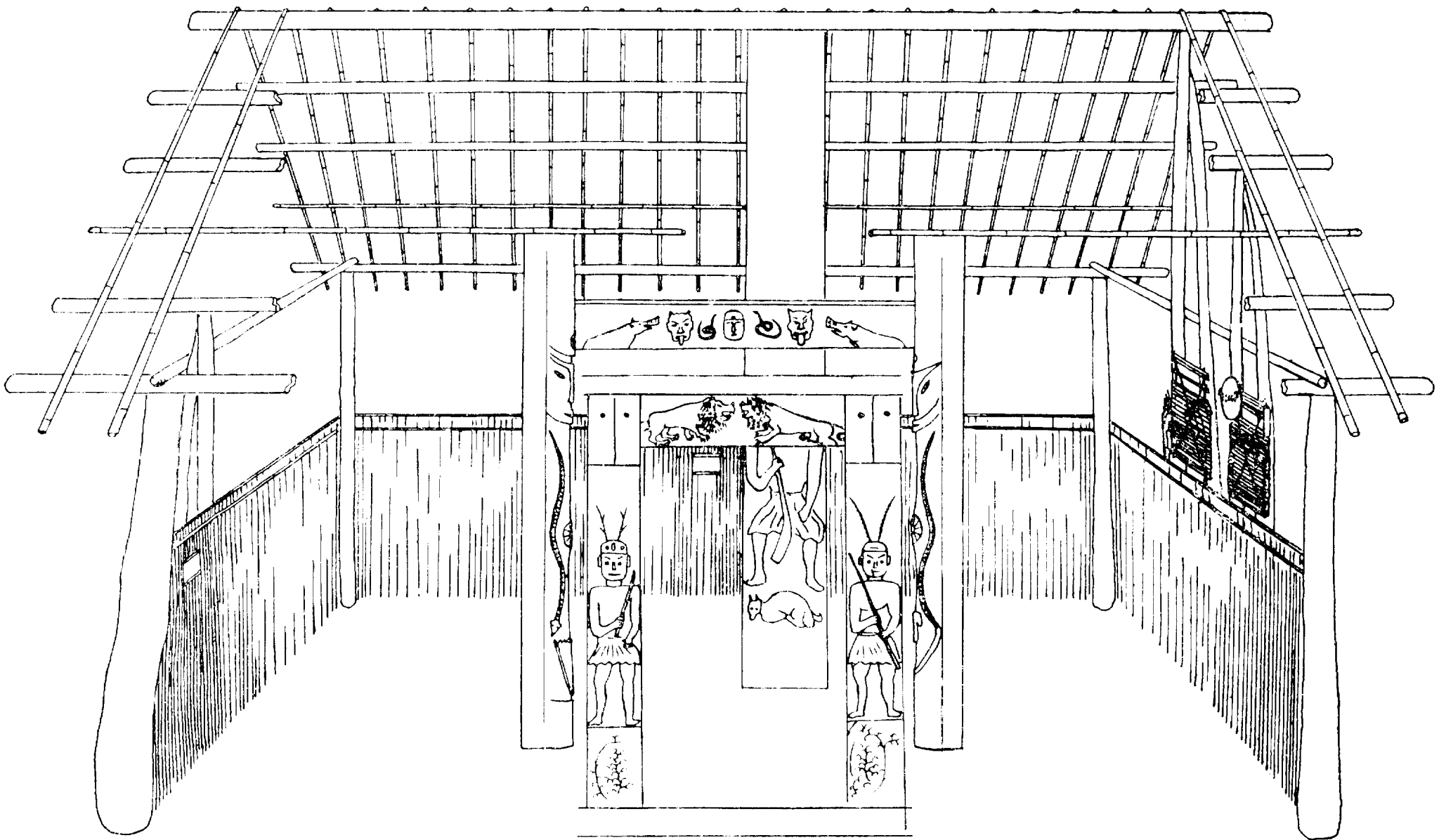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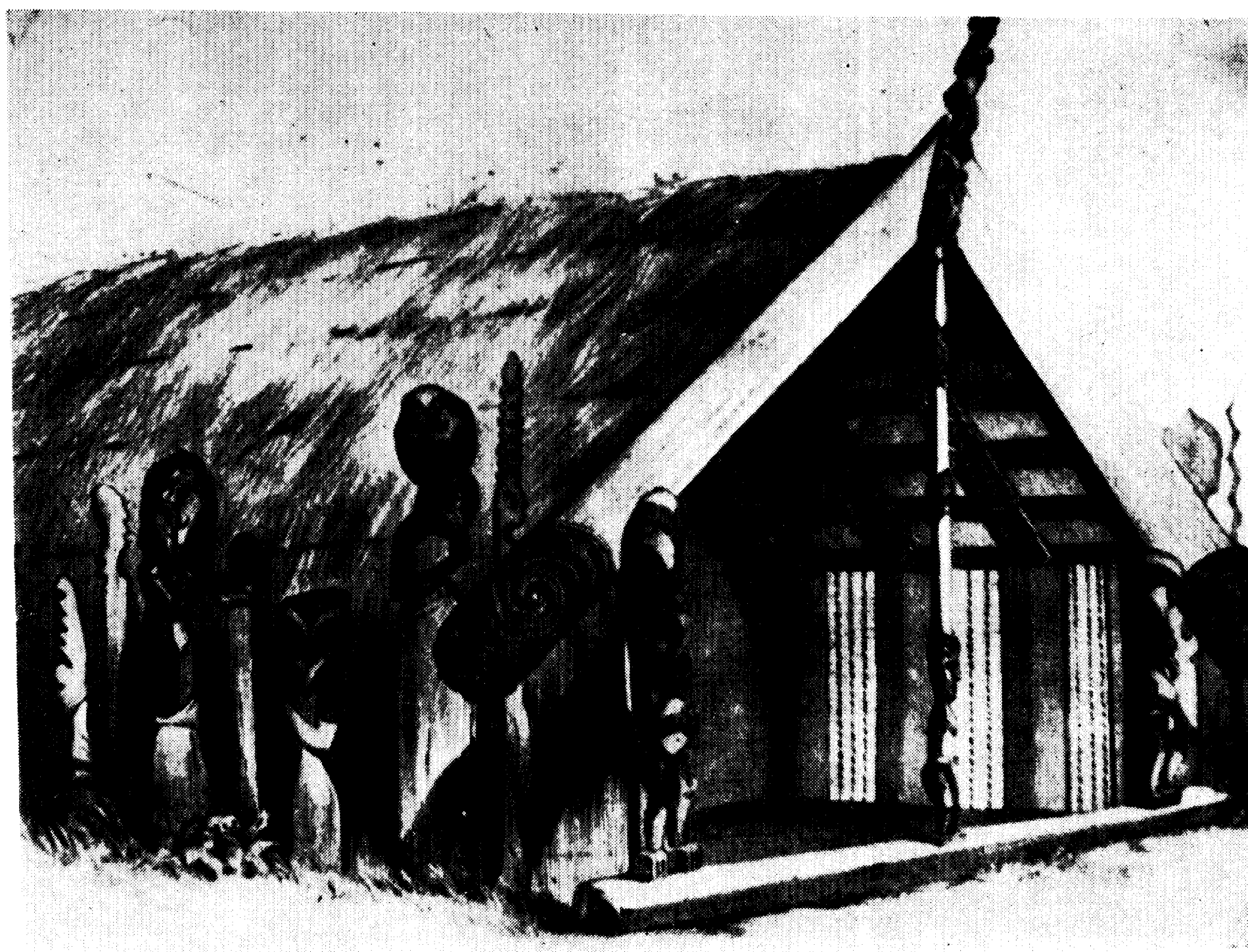
1. 大麻里社 Vavorongan 家之祖廟

1. The ceremonial house of the Vavorongan fami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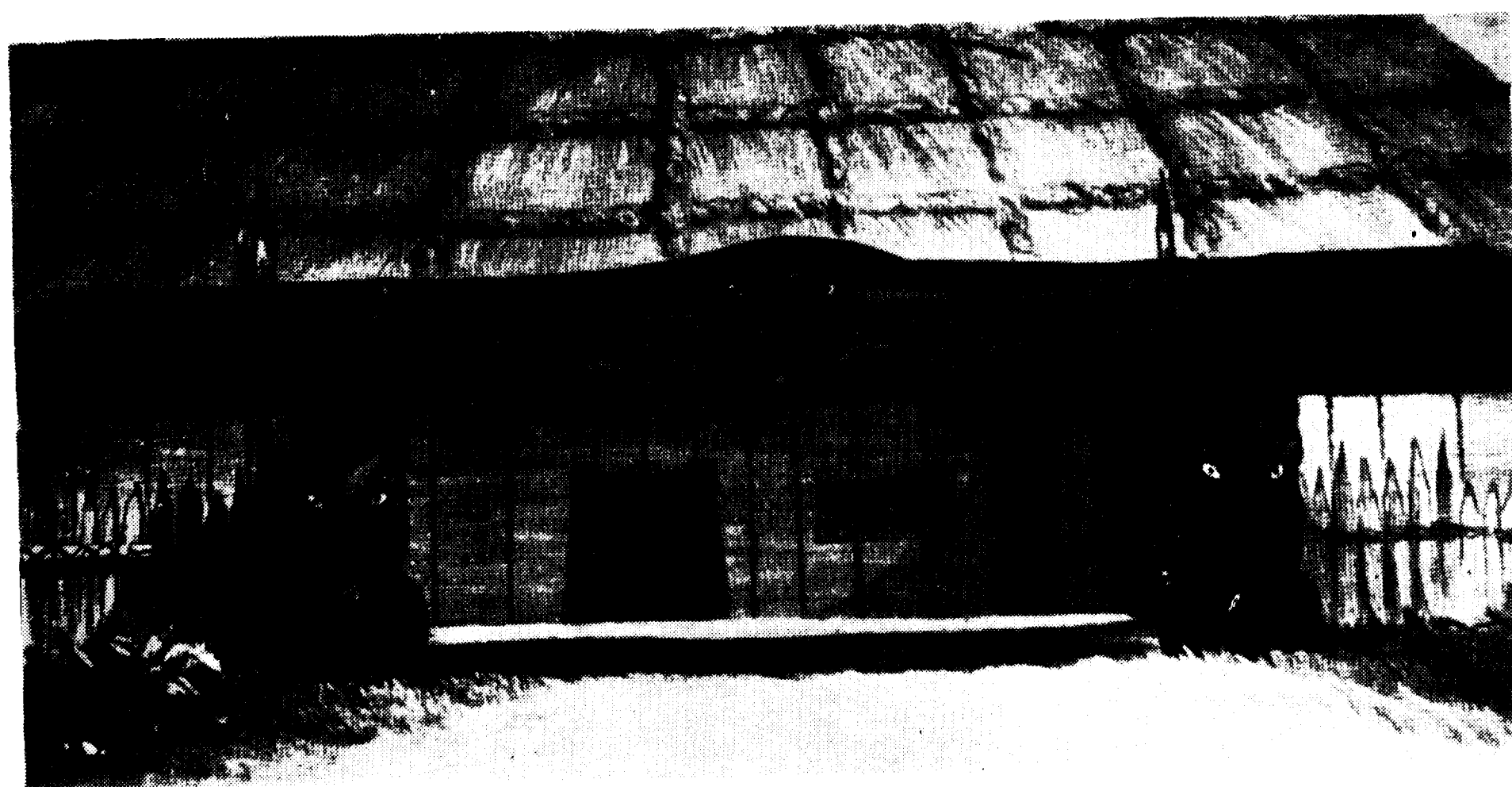
2. Vavorongan 家祖廟之剖視

2. The construction of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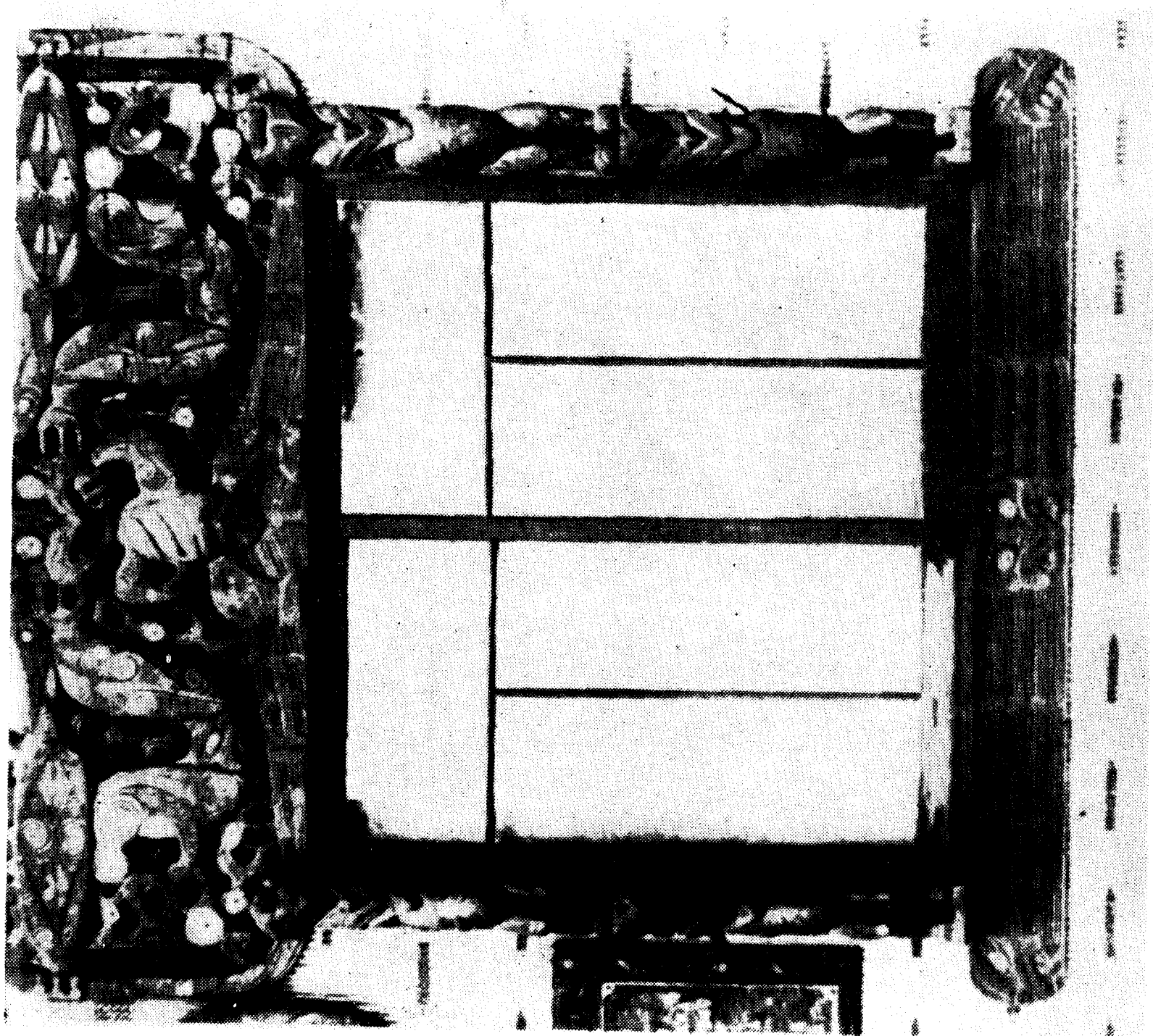
1. 新西蘭 Te Awamutu 地方毛里人的雕房

1. Maori carved house, the Te Awamutu district,
New Zealand. (After Phillip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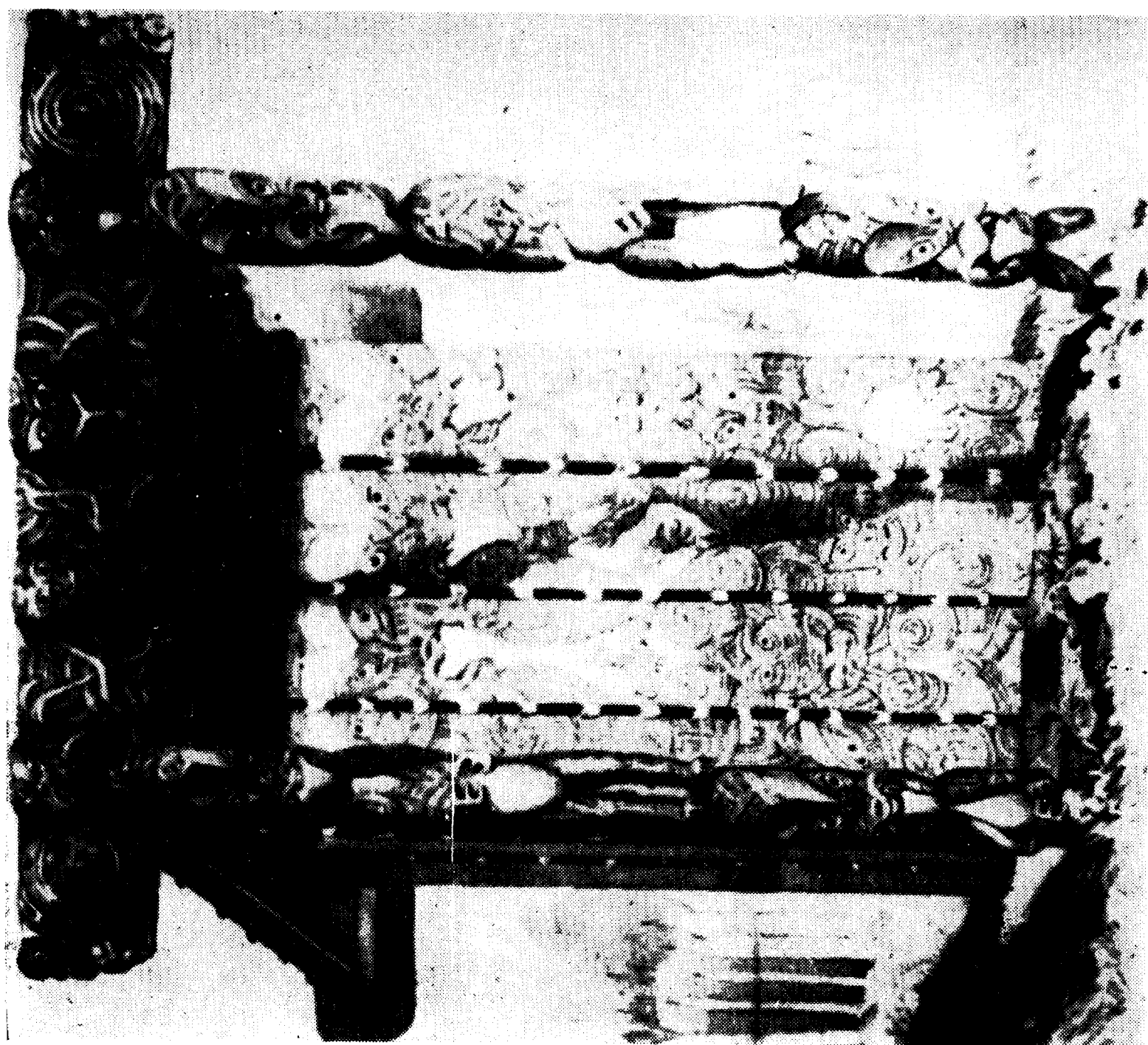
2. 新西蘭毛里人的家屋

2. Maori house, New Zealand. (After Ang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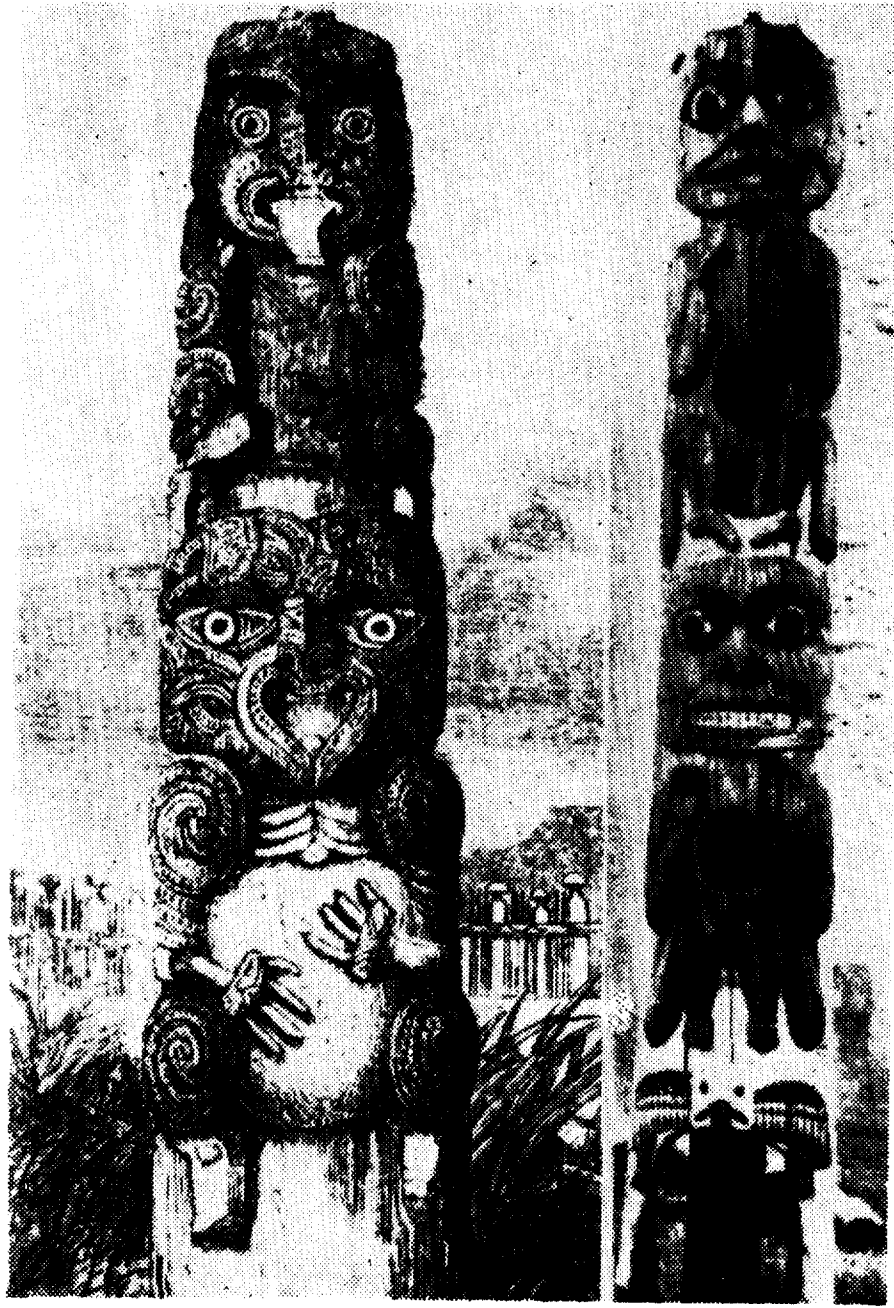
1. 新西蘭 Waitangi 紀念堂之雕窗

1. Window of Waitangi house, New Zealand.
(After Phillip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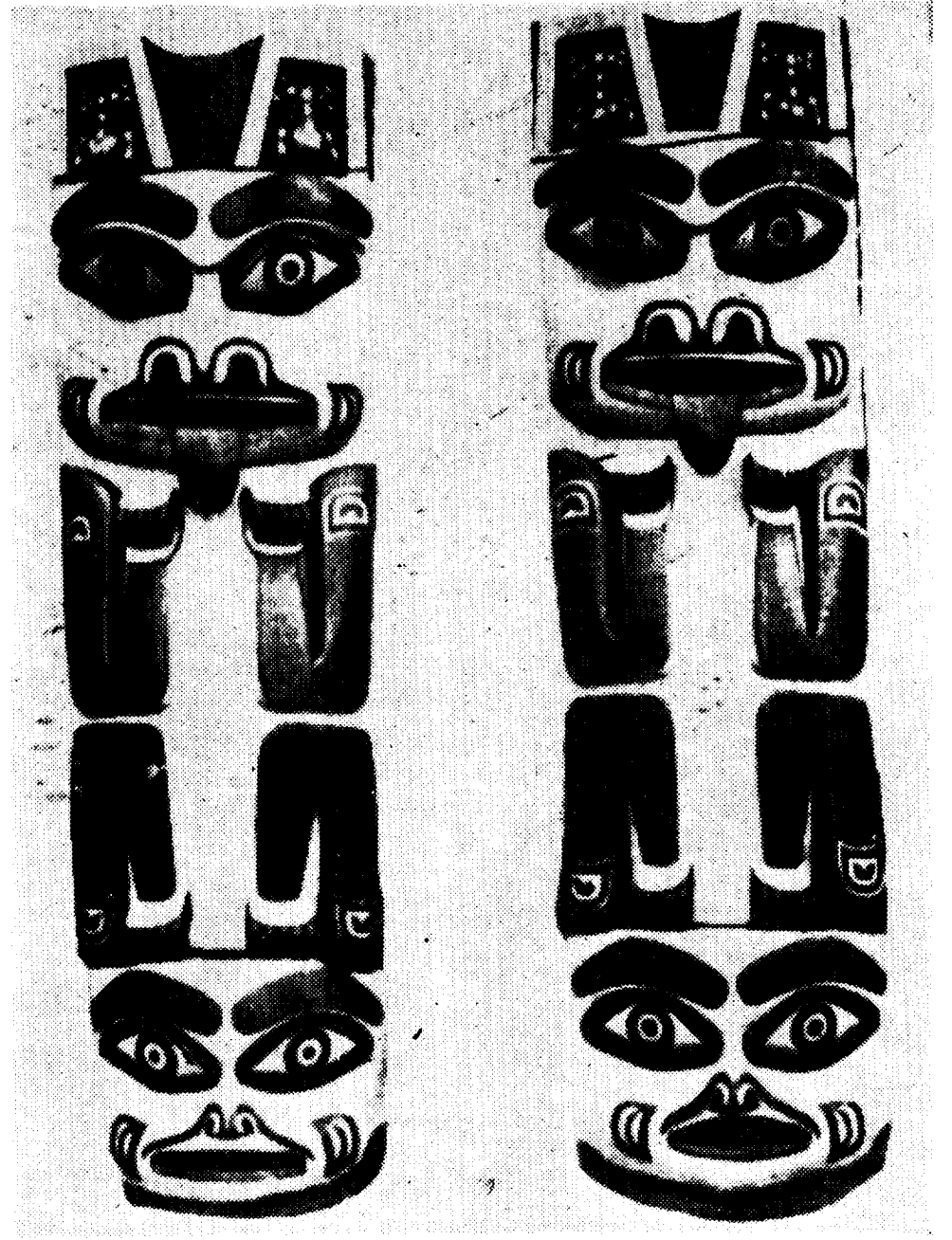
2. 新西蘭 Te Wherowhero 酋長愛女的靈屋

2. Monument to Te Wherowhero's daughter, New Zealand. (After Phillipps)



1. 北美印地安人與毛里人的圖騰柱

1. Totem poles: left from New Zealand; right from the Northwest Coast Indians. (After Heyerdah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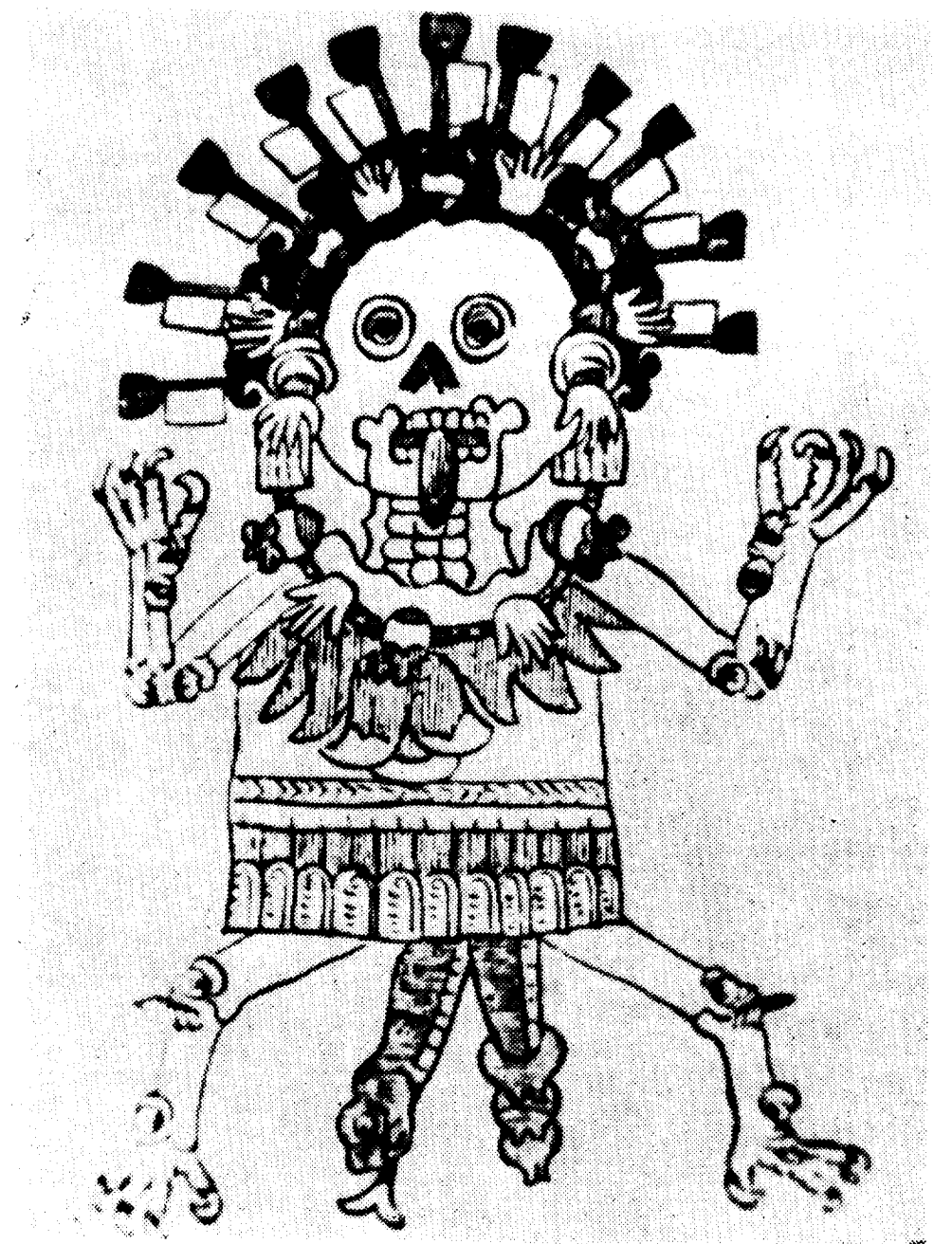
2. Haida 印地安人的屋柱

2. House pole from the Haida Indians. (After Wingert)



3. 印地安人的吐舌雕像

3. A Indian protruding tongue mask. (After Inverarity)



4. 墨西哥人的地神

4. A Mexican earth-goddess with protruding tongue. (After Wingert)



1, 2. 長沙楚墓帛畫吐舌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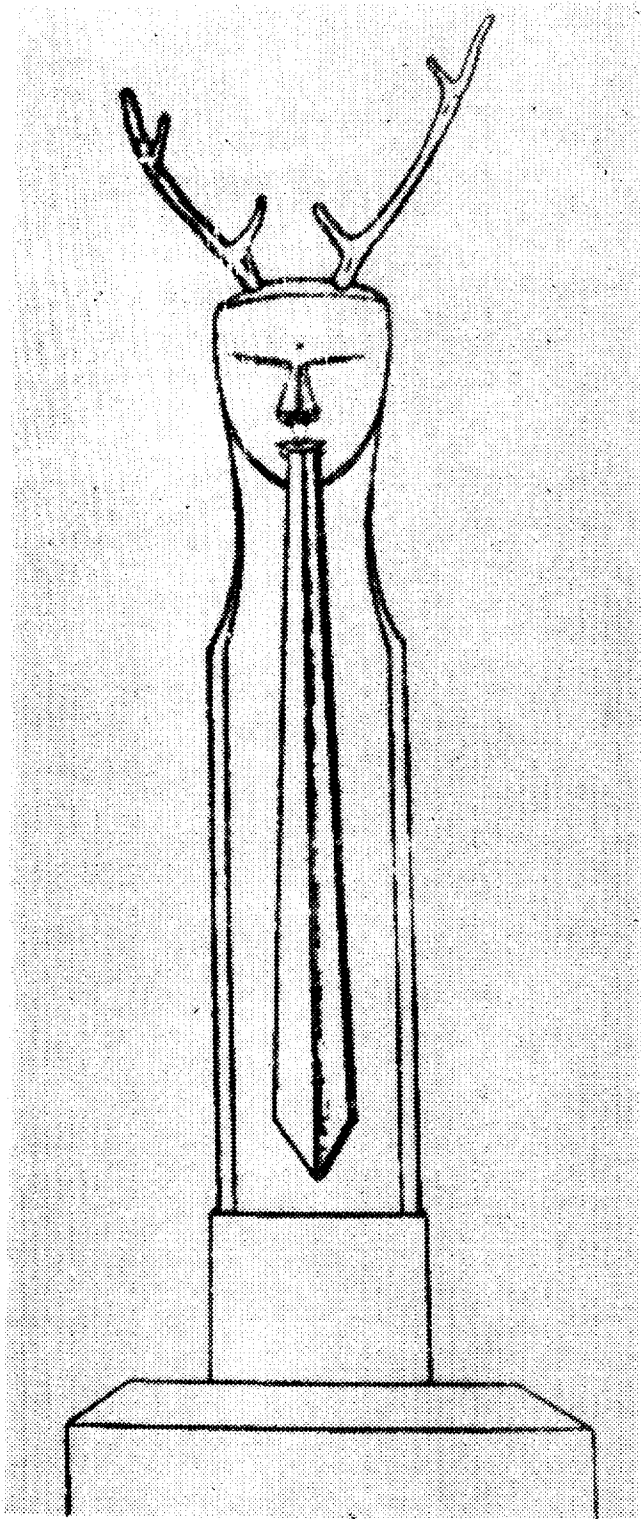
1, 2. Human figures with protruding tongue drawn on the silk from the tomb of the Kingdom of Ch'u at Ch'angsha. (After Jao)



4. 毛里人的海洋神



3a. 長沙出土木雕吐舌像



3b. 前像之復原



5. 毛里人海洋神雕像

3a. Wooden statue with protruding tongue from Ch'angsha.

3b. The reconstruction of 3a. (After Jao)

4, 5. Ocean gods of the Maori. (After Phillip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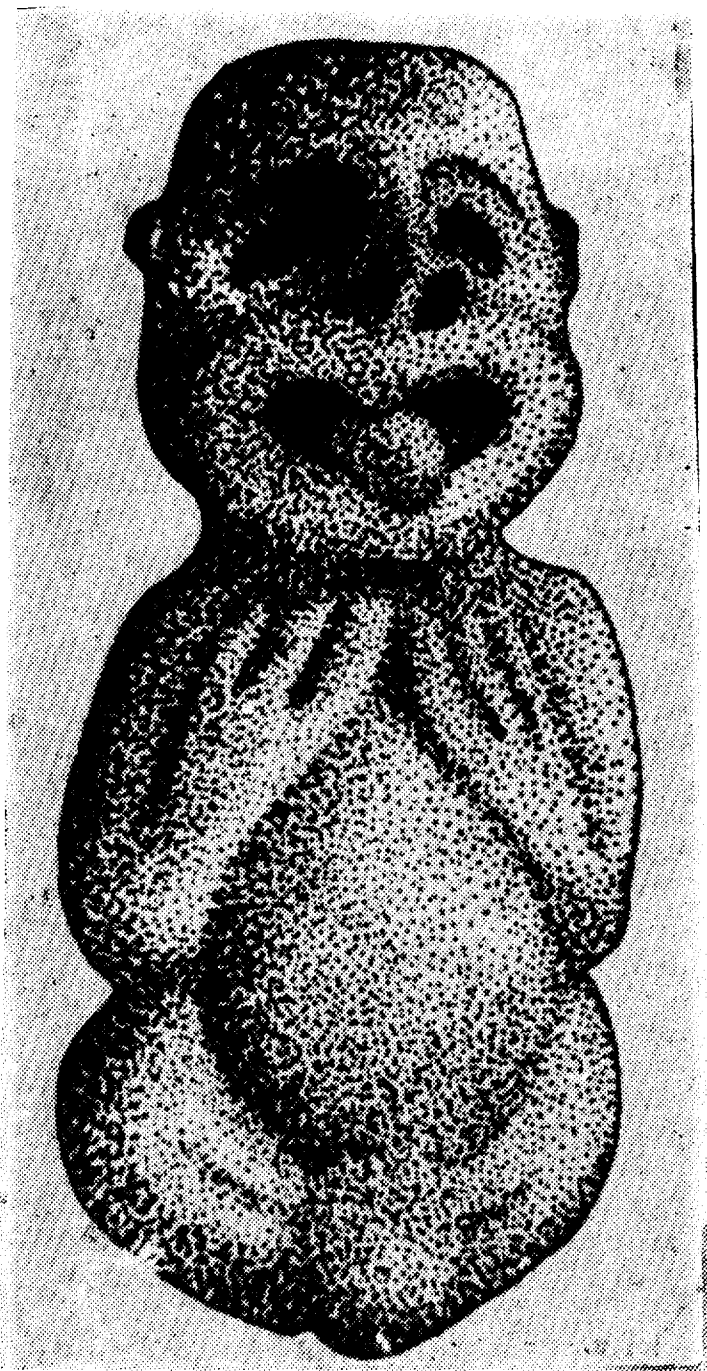


1. 長沙楚墓出土吐舌石像

1. Stone figure with protruding tongue from the tomb of the Kingdom of Ch'u. (After Jao)



2a. 毛里人的農神



2b. 毛里人的農神

2 a, b. Maori agricultural god. (After Archey)



3. 毛里人沈網石刻有吐舌人像

3. Maori net sinkers with protruding tongue. (After Archey)



1. Dayak 人吐舌人像
1. A protruding tongue figure from the Dayak. (After Schuster)



2. Nias 島長舌人像
2. A long tongue figure from Nias. (After Weeren-Grienk)



3. 新西蘭歧舌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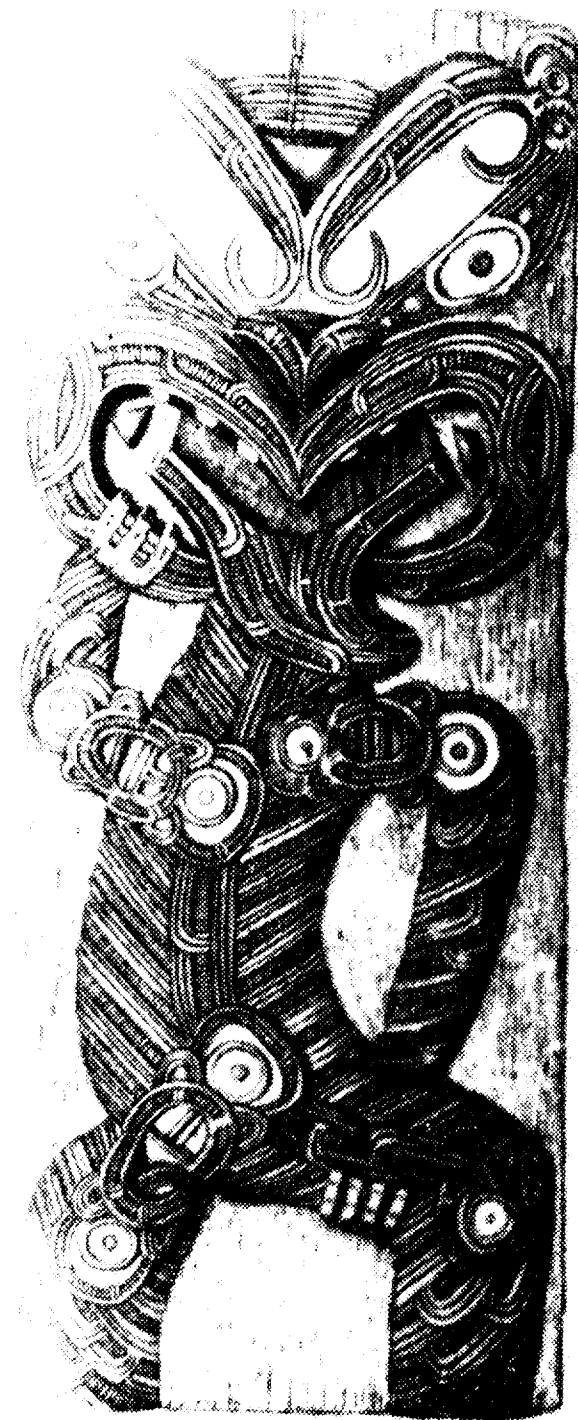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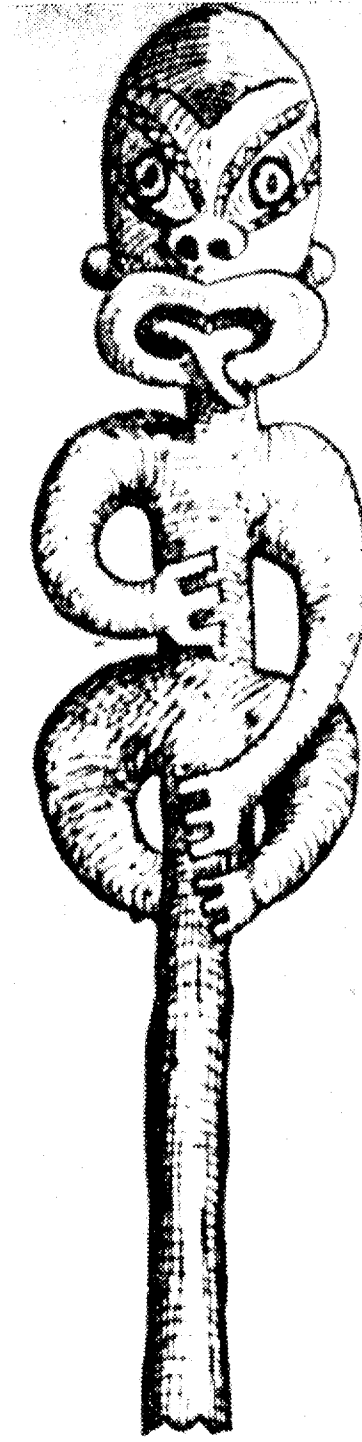


4. 新西蘭木雕屋柱上之歧舌人像
3, 4. Maori figures with split tongue. (After Phillipps)



1, 2. 一西蘭土人三指雕像

1, 2. Maori carved figures with Three fingered hand. (After Philip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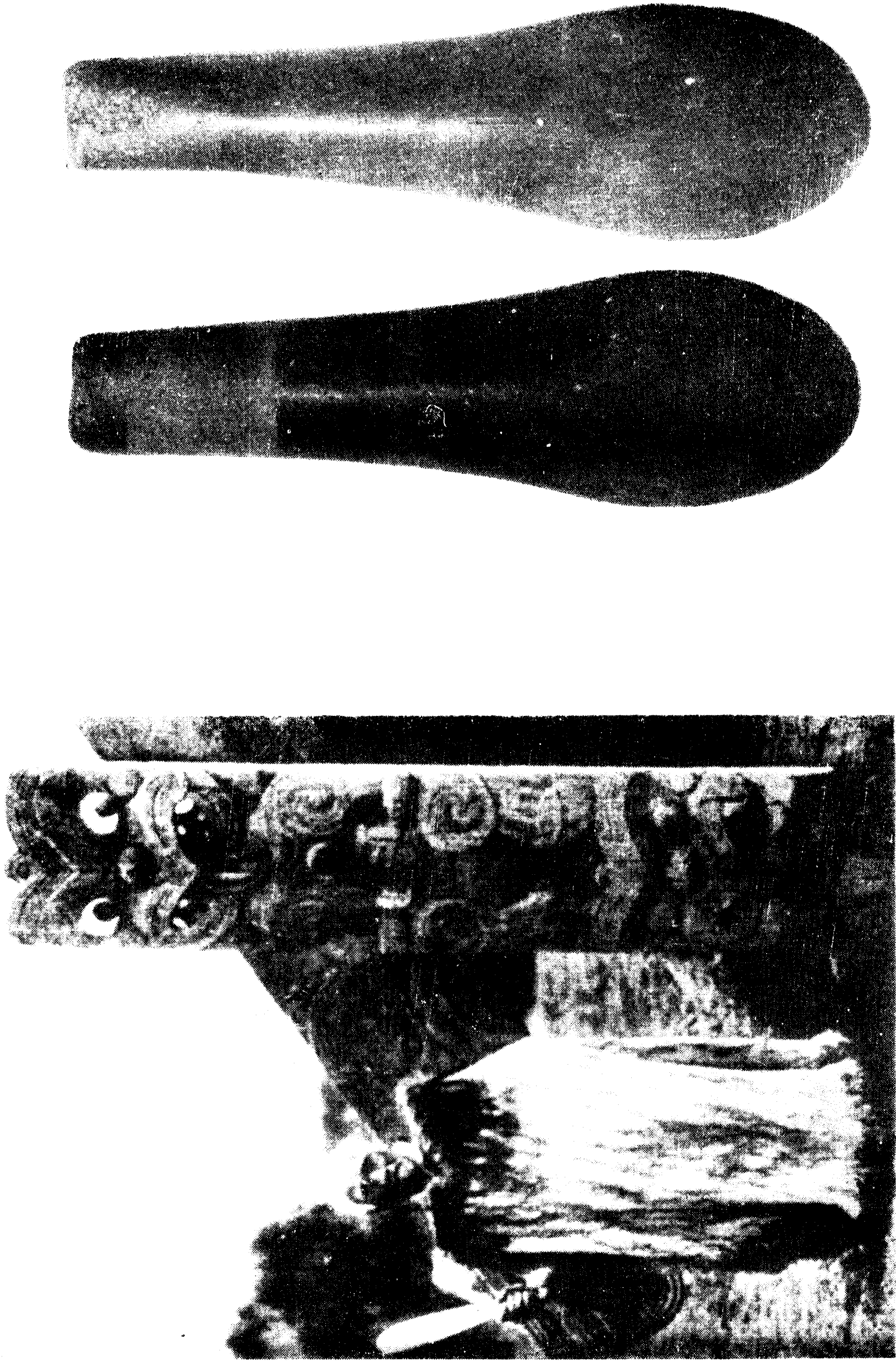


4. 一西蘭土人刻有聯點人像
4. A Maori figure with Joint Mark. (After Schuster)



3. 一西蘭島抱孩雕像

3. Holding Child Carved figures: left from Northwest Coast Indian; right from Maori land. (After Heyerdahl)



1. 石製之石斧
 2. 石製之石刀
 3. 阿美利加島之傳統服飾

II) The Split Tongue: The split tongue or double tongue is found on the lateral ones of the three human-head figures of the T'aitung board. In China, some legends about the split tongue have been told from ancient times down to the Ch'ing dynasty. Among the carvings of New Zealand a human face with the split tongue has been frequently seen: a carving on a storage-house shown in Pl. XVI:3 and that on a house post in Pl. XVI:4 exhibit this feature.

III) The Three Fingered Hand: All human figures including the child carved on the lower part of the T'aitung board have only three fingers on each hand and three toes on each foot. In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ancient China, the character '𠄎' (means hand) is also three-fingered. On the older carved figures of the Maori (*see* Pl. XVII:1, 2) the same feature is revealed.

IV) The Joint Mark: A large circle known as the joint mark among the carved figures of New Zealand is noted on each shoulder of the lateral figures at the lower part of the T'aitung board.

V) Holding a Child: One of the full-length figures on the T'aitung board holds a child in both hands as described above. The similar feature is common in the Kwakiutle posts of the Northwest Coast, and the Maori house posts of New Zealand.

VI) Patu: Many of the human figures of New Zealand grasp a patu in the hand (Pl. XVIII:1). Although no such case has been discovered in Formosa the fact that many stone patu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the western coastal plain of this island indicates the coexistence of the protruding tongue figure and this type of tool in Formosa.